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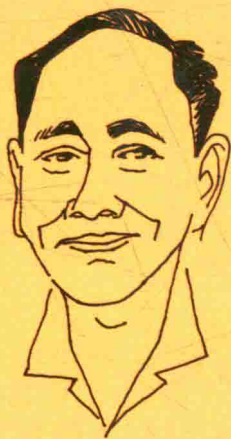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

竹心集

——宫白羽先生文录

宫白羽 著

王振良 张元卿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

竹心集

——宫白羽先生文录

宫白羽 著
王振良 张元卿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心集：宫白羽先生文录 / 宫白羽著；王振良，
张元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11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
ISBN 978-7-201-09842-5

I. ①竹… II. ①宫… ②王… ③张…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8186 号

竹心集—宫白羽先生文录

ZHUXINJI GONGBAIYUXIANSHEGWENLU

宫白羽著 王振良 张元卿编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沈会祥
责任编辑 赵 艺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7.375
插 页 1 插页
字 数 4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刘志永

副主编：阎金明（常务） 南炳文 王宝贵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竞 王宝贵 王振德 刘志永

阮克敏 张春生 张铁良 陈 雍

罗澍伟 南炳文 钱 钢 阎金明

崔 锦 韩嘉祥 甄光俊

漂泊在混沌江湖上的清白之羽（代序）

倪斯霆

1966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1月下旬便已进入春节。然而，就在普通百姓欢欢喜喜过大年之际，一场冲击国人灵魂的风暴正在迅速生成。2月下旬，伴着尚未褪尽的年味，国内一些屡经“运动”的文化人，已隐隐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窒息。

此时，在天津市中山路西侧一片名叫二贤里平房的某个院落里，一位瘦弱老人正躺在家中床上，大口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在向家人交代后事。多年脑血栓后遗症加上久治不愈的肺气肿，已让他的生命到了弥留之际。他将次子叫到床前，指着床下一捆捆已泛黄破旧的武侠小说吃力地说：“快把它们烧掉，以后谁也不能再提我是写武侠的。”言罢，他又指了指隔壁书桌上码放整齐的数十册甲金文研究手稿，告诉次子尽快将其整理出来，力争发表，并嘱咐说，今后别人问起我，就说我是搞甲骨文研究的……

几天之后，老人驾鹤西去，享年67岁。时间是1966年3月1日8时30分。

这便是民国著名社会武侠小说作家白羽的最后时光。带着对人世间的依依不舍，带着满肚子的故事与学问，更带着未成硕果累累的文史学者反而成了名震遐迩的武侠名家的遗憾与不甘，白羽走了。

此刻，受其影响极深的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大家在大陆以外正如日中天。他们在享受着作品畅销所带来

快乐的同时，也在过着受人景仰崇拜的幸福生活。与此同时，海外大学、报馆里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在孜孜研读白羽小说及其甲金研究文论，褒贬成败，臧否得失。与之相较，作为他们的私淑老师与研究对象，白羽的身后可谓冷清寂寥。在被草草安葬后，已淡出人们视线多年的他从此愈加被人遗忘。其几十部武侠名著及散佚在旧报刊上的大量文史考证、讽世随笔，则更是随着此后的空前浩劫而灰飞烟灭。

幸焉？不幸焉？

幸亦不幸。

幸者，是他恰好死得其时，否则几月后便开始的历时十年的文化风暴他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的。不幸的是，他没能看到二十余年后，其恢弘的武侠佳构重又畅销神州；其精深的文史考证再次进入学术殿堂；其庞大的杂文随笔重新“出土”瑰集成编嘉惠后人。继1992年其武侠小说全集22部550万字正式付梓后，近年来，他更是被写进多种现代文学史并登堂入室走入象牙之塔。作为沦陷时期通俗文学代表的“著名作家”，目前他已被多所大学列为研究对象。而让其名扬海内外的武侠成名作《十二金钱镖》，目前也已被“篡改”成电视连续剧，在各地卫视播映。尤其是在玉宇澄清的今天，他生前极其渴望还他新文学家及文史学者身份的梦想，随着目前学界对其武侠小说的重新定位，伴着他的大量学术考证文章及杂文随笔不断被整理面世，也即将成为现实。

俱往矣——哀荣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标志与符号；作为一个术有专攻的专家与学者；作为一位个性独特的报人与观察家，白羽毕生的著述已被今人在陆续搜集整理并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研究。尤其是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单位——天津市文史研究馆，更没有忘记他这个老馆员。在近期陆续编撰的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中，他作为有突出成绩的历史研究专家，也被幸列其中。更为难得的是，此次他的“著述”，不是让他尽享盛名的社会武侠小说，而是他生前最为看重且欲终生从事而不能的历史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这部凝结着白羽一生学术成就的“著述”之面世，我们在钦佩其武侠小说辉煌成就之外，尚能发现一个作为著名文史学者的全新“白羽”。

那么，身后尽享社会武侠小说与文史学术研究盛荣的白羽，其生前的生活与写作又是怎样的呢？这一切，还要从百余年前说起……

辗转津京等地的“军人之子”

白羽虽然祖籍山东东阿，但据其自传《话柄》所言，“脚却从未踏过鲁境一步”。相反，他与天津却有着割舍不断的缘分。细数白羽一生经历，称天津为其实实在在的“故乡”并不为过，而其祖籍山东东阿仅仅成了他填写“籍贯”时的“例行公事”。

1899年9月9日，白羽出生于天津附近的马厂（马厂位于今河北省青县境内，青县自清朝至民国的280多年里，一直隶属天津），本名宫竹心，曾用名宫万选，笔名尚有杏呆、宫霖、耍骨头斋主等。其父宫文彩为陆军中校，时任袁世凯卫队营长。作为“随军家属”，白羽在其父病逝前一直随父而居。其在马厂长到5岁后，便随父迁居天津市内，由塾师为其开蒙认字读书。1906年7岁时又随父移防辽宁省开原县，翌年旋迁黑龙江省安达市，三年后再次返回天津。

这次重返天津，是因为其父与上司发生冲突，被以“巡防不力”撤差，回津赋闲。后经老上级倪嗣冲斡旋推荐，其父被军中

降级为哨官，带部队驻防天津西郊疙瘩村。虽然此次在津只住一年有余，但对白羽来说，这是他少年时期玩得最开心的时光。当时其父将家安顿在津西芥园，当年这里沟渠相连，野趣横生，以至在二十多年后，他已成为华北“名作家”时，仍对这少年玩耍之地恋恋不忘，对此其曾在自传《话柄》中回忆：“二十年前的西芥园，虽位在软红十丈的津门，却地段旷野，有如村庄。”“在西芥园过了两个年，到民二才移居故都，改入学校。但是芥园有荒坟似山，有水坑如河，我与学友游玩不倦。这真是我儿时游钓之乡，直到现在，还引起我的留恋！”

1912年，随着民国建立，其父在北京复职，于是白羽依依不舍地告别天津，随父迁居北京。不久，他进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1918年，其父突发脑溢血辞世后，不但家中积蓄很快便被下人骗光；而且段芝贵、倪嗣冲、张作霖等人所赠抚恤亦被其父上司克扣。失怙弃养的现实，让他这个长子只得辍学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这期间他先后做过商贩、家庭教师、军中文书、税吏及邮局职员。但经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他，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做一个新文学家或文史研究学者。为此，他阅读了大量欧陆名著、新文学家作品及中国文史典籍，并由此喜欢上了鲁迅、周作人、冰心、许地山等人的作品。

成了鲁迅与周作人的学生

1921年8月25日，在午后日头的炙烤下，白羽怀着忐忑与兴奋的心情走进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寓所。这是一套典型四合院住房。前院朝北三间房子的主人是一位留着短黑胡子的中年人，名叫周树人；在后院九间一排的东屋里住着他的

胞弟周作人与其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当白羽得到周氏兄弟均不在家的回答后，削瘦的脸上现出了几分失望。他沉默片刻，不无遗憾地留下一信匆匆离去。翌日，白羽便收到了周树人的回信：

竹心先生：

昨天蒙访，适值我出去看朋友去了，以致不能面谈，非常抱歉。此后如见访，先行以信告为要……

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看中国现在情形，几乎要陷于无教育状态，此后如何，实在是不可知之数。但事情已经过去，也不必再说，只能看情形进行了。

小说已经拜读了，恕我直说，这只是一种 Sketch，还未达到结构较大的小说。但登在日报上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与表现法也并不坏，做下去一定还可以发展。其实各人只一篇，也很难于批评，可否多借我几篇，草稿也可以，不必誊正的。我也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如只是简短的短篇，便介绍到日报上去。

读至此处，白羽深受感动。虽然此时他尚不知道周树人即是他心目中最最敬仰的“鲁迅先生”，但从字里行间他已悟到此人是足以信赖的文坛长辈。此时他心绪难宁，连日来与周树人文字神交的经过又重现眼前——

那是二十多天以前，在北京邮局任小职员的黑羽，从快信处意外获得了当时在文学青年心目中威望颇高的周作人家地址，这使得受过“五四”运动洗礼并喜好新文学创作和文史研究的他欣喜若狂，立刻去函求教。为了免遭拒绝，他在信中只提出借书和建议设立借书处的要求。几天后便接到了回信，但回信者却署名

周树人。他在告知周作人因病目前正在西山碧云寺修养外，还寄赠白羽《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各一册。

周树人何许人也？看过大量新文学作品的白羽对此名却颇感陌生，但他与周作人是兄弟肯定无疑。从信中语气看，似乎也是一位修养很深的文化人。既然周作人患病不能赐教，何不请他作伐，帮助改稿投稿。主意已定，白羽便于8月6日给周树人去函一封，请求相见。十天后，得复信。周树人允曰：“先生兄妹俱作小说，很敬仰，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

第二天，白羽便将自己所写《厘捐局》与其妹宫时荷所写《两个铜元》小说手稿寄至周府。但连等数日，未见回音。已经厌倦了邮局机械工作的白羽，此时因能得到周树人的赐教，已被绚丽的文学之梦所陶醉，于是他准备辞职去考高等师范，期盼将来终身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史研究。思虑至此，他遂将此计划修函一封，再寄周府。发信之后，渴望拜见周君之情愈来愈烈，终于决定冒昧求见。于是便出现了此节开头的一幕。

——窗外的喧闹将白羽从回忆中惊醒，他将目光落到了信的最后：“不知先生能否译英文或德文，请见告。”先生不但肯于改稿、荐稿，而且还愿意介绍翻译，这使白羽颇感意外。于是他匆忙回信，答曰“英文还可以勉强译述”，并说自己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最喜爱的作家是鲁迅和冰心”。几天后，周树人回信承认自己就是鲁迅。

周树人就是鲁迅?!

白羽顿时惊呆了——自己冒昧向周作人讨教，却阴差阳错结识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先生，并且数度书信往还，这真乃一大幸事。但更让他欣喜的是，几天后，他的第一篇新文学小说《厘捐局》经鲁迅介绍，便见诸报端了。

至此，白羽再也按捺不住面见先生亲聆教诲之情。1921年9

月28日下午，他如约来到八道湾11号，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与周作人先生。初次见面的印象足以刻骨铭心，以致18年后他在自传《话柄》中回忆起这次相见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在苦雨斋见了鲁迅和作人先生，我昂然地坐在两个文学家之前，大谈一阵。鲁迅先生透视的刺人的眼和辛辣的对话，作人先生的敦厚温柔的面容与谈吐，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鲁迅先生所给予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艺论。曾谈到当时小说的题材，不外学生生活；鲁迅指出这一点，我就附着说：‘是的，这样题材太多太泛了，不可以再写了。’鲁迅决然地回答：‘但是还可以写。’又谈到当时的作者，为表现同情劳工，于是车夫乞丐纷纷做了小说的主角，我说：‘这真是太多了，应该变换题材了。’鲁迅又决然地回答：‘但是还可以写。’是的，这只在乎作者个人的体验与手法。他一连几个‘但是’，当时很使我诧异。”

近一小时的谈话很快便结束。分手时，周作人将自己收藏的契诃夫小说的英译本借给了白羽。随后白羽译出五六篇，均由鲁迅校定后荐往北京《晨报》发表。

继首次见面之后，白羽又往八道湾拜见鲁迅多次，并相互通信达数月之久。然而他到底没有听从鲁迅的劝告，仍是辞去了职业。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鲁迅不但继续为他修改、推荐作品，而且为他的考学与工作问题，也在多方奔走，但收效甚微。

事已至此，白羽不得不放弃卖文求学之念，而到通州去教私馆，时间不长便失业。又经友人之荐，以千字一元之酬，于一月之内为一家日报的“妇女界”专版写了一万一千余字，但当付酬时却被编辑核减为大洋四元，遂一怒之下，辍笔停稿。旋又至《民立日报》当校对并兼写钢板，谈妥月薪二十元，然而到领薪时，又被社长太太扣去四元，“随后该报停刊，就连这十六元的生活费也因此而告吹。无奈之下，他又想到了鲁迅，于是在转年的

秋天，他再次来到八道湾，但这里已是人去屋空。原来在白羽接到鲁迅最后一封信函不久，鲁迅与周作人之间长期积蓄的矛盾爆发，终于导致决裂。1923年8月2日，鲁迅愤而离开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三年后，离京赴沪，从此中断了与白羽的往来。

被张恨水招聘后的创作转型

失去了鲁迅的关怀与引导，白羽在迭遭失业之苦与投稿被骗之后，他于报上看到了北平《世界日报·明珠版》招聘特约撰述的广告。

《世界日报》是由成舍我在1924年创办的《世界晚报》基础上，于翌年再办的一张大型日报。该报在北平影响甚大，一批文学青年及进步人士如张恨水、张友鸾、马彦祥、张友渔等当时都在该报任职。尤其是张恨水，自成舍我在北平版《益世报》当总编辑时，便作为助手协助其工作。1924年成舍我于北平西单手帕胡同35号创办《世界晚报》，遂邀张主编一版副刊“夜光”。张恨水成名作《春明外史》便是此时于该版杀青。转年2月10日，《世界日报》又在右附马大街甲90号创刊，成舍我又请张恨水为其兼编副刊“明珠”。于是张恨水又在该版连载了《新斩鬼传》与《金粉世家》。几部长篇小说的推出，使张恨水一跃而为当时南北最受欢迎的作家，各地报刊约其写连载者络绎不绝。为使自已稍有解脱，张恨水在征得成舍我同意后，遂在报上登出广告，欲在北平为“明珠”版招几位特约撰述。

此时“在很短的时期，自荐信稿便订了五本”的白羽见到广告，认为机不可失，于是便在一夜间写了文史类短稿七篇，投寄

出去。张恨水对应聘者筛选极严，本着宁缺勿滥原则，所有来稿均亲自过目，最终于众多自荐稿中选定一人，这便是白羽。他被白羽深厚的文史基础与喜怒笑骂的文笔所折服，认定此人往后在文学创作与文史研究方面将成大器。

192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白羽在北京宣内未央胡同，第一次见到了当时已驰名南北的大作家张恨水。多年后，他在回忆这次相见时曾言：“我诧异这个文人，如此巨眼咽喉，但他的嗅觉却灵敏。面谈之下，他说K先生可以每天给明珠写一篇稿子，有功夫再给夜光写一点，三五百字就行。哈，每月十元，而且是每日两篇，我方才醒悟，那一万一千字的稿费四元，并非希奇事，一向如此的。但我不能不做，就作了起来。事后才听说，这次特约撰述，实在只选中我一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恨水先生，那时的稿费也不过千字二元。文人是如此的不值钱，至少在北方是这样的。”

与张恨水相见之后，白羽便开始了他的“特约撰述”工作。他每日冥思苦想，奋笔赶稿，这一时期曾写下了许多随笔、杂文、训诂考证及文史掌故，并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与文史结缘。在“特约撰述”的同时，他看到张恨水的长篇连载颇受各报欢迎，稿酬也丰，遂心羨手痒，写出了他平生第一部武侠小说《青林七侠》，并于1926年底连载于张恨水所责编的《世界日报》副刊。但由于小说写得甚不理想，读者反响平平，故在连载数月之后，便被腰斩，直到1931年，他来到天津后，方才在吴云心主编之《益世晚报》副刊连载完毕。

《青林七侠》在《世界日报》的连载虽然没有成功，但却为白羽日后的文字生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因为正是张恨水的“榜样”作用，使青年白羽逐渐放弃了新文学梦想，也暂时搁下了甚为喜爱的训诂、考证等文史研究，而转型为通俗小说的创作

了；而正是《世界日报》这个阵地，为白羽提供了武侠小说练笔的机会，对他日后成为著名社会武侠小说作家做了先期培训。虽然目前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在《世界日报》这段日子，张恨水与白羽是否有过关于通俗小说创作方面的讨论与磋商。但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张恨水通俗小说创作的成功与连载所获的丰酬，对当时穷困潦倒的文学青年白羽刺激极大。因为他当时最需要的便是养家糊口的钱，最犯愁的也是无法弄到维持一家生活的钱。正是张恨水的写作模式与获利结果，让白羽看到了文人原来也可以这样挣钱。于是他只能放弃当一个新文学家或文史学者的梦想，循着张恨水的路子写起了通俗小说。这也正是二十余年后，当写作武侠小说让他名利双收时，他却总是发出自责自艾自轻自贱的哀叹之原因。

看不起通俗小说，但不得不以通俗小说养家并藉此而成名，是白羽一生最大的悲剧。

因报道施剑翘出狱真相成为津沽“名记”

1928年夏，白羽应天津名记者吴秋尘之约，只身重返津沽，任职天津《商报》。对于少年时期过惯了随父宦游生活的白羽而言，此次天津之行，并非长久之计，只不过是换环境，洗刷一下在京的“晦气”罢了。然而，他与天津这座城市前缘已定，天津很快便接纳了这位穷弱书生，从此他便在津定居，直到38年后他在天津走完他的人生之旅。

从1928年到1937年这九年间，白羽在天津可谓名副其实的“穷忙”，对此他曾在自传《话柄》中回忆：“我在北京，如果说是‘穷愁’，那么我自从到津，我就算‘穷’之外，又加上了

‘忙’；大多时候，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曾有一个时期，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又一个时期，白天做官，晚上写小说。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卖命而已。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我曾经一睁开眼，就起来写小说，给某晚报；午后到某机关办稿，编刊物，做宣传；七点以后，到画报社，开始剪刀浆糊工作；挤出一点空来，用十分钟再写一篇小说，再写两篇或一篇短评！假如需要，再挤出一段小品文；画报工作未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误时了。于是十点半匆匆的赶到一家新创办的小报，给他发要闻；偶尔还要作社论。像这么干，足有两三年。当外勤时，又是一种忙法。天天早十一点吃午餐，晚十一点吃晚餐，对头饿十二小时。而实在是跑得不饿了，挥汗写稿，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恍然大悟的说：‘哦，我还短一顿饭哩！’”

但就在这样的“穷忙”中，他却“忙”出了名堂，并因此而成为津沽“名记”。

那是在1935年的夏天，白羽加入了天津中华通讯社。中华通讯社由管孟仁成立于1930年，社址位于天津法租界26号路（今滨江道）恒安里。1932年又迁址英法租界相交（今营口道）的仁和里。后因管孟仁离津他去，通讯社停办。直至1935年，该社原编辑华连瀛、张家彦、王受生等利用原登记证，重新恢复中华通讯社，并再度迁址当时的河东金汤大马路（今建国道）致安里。白羽便是在此时加入该社并充任外勤记者。但只干了三两月，便嫌累退出。1936年秋，该通讯社越办越糟，王受生遂再度邀其加入，在谈妥先付酬薪并出高价条件下，白羽遂“二进宫”。“然而情势已非，采访非常困难。×社（中华通讯社）初发稿时，经努力活动，只两三天，社稿便被大公、益世、庸报、新天津等采用。这一回远非昔比了，社稿的信用已被弄砸。经我连

跑了十二三天，访的消息不是不确，不是没有刊登价值，可是各报全不敢采用，怕靠不住，造谣。我急了，只好努力。”（详见《话柄》）努力的结果便是：他独家报道了因替父报仇而枪杀军阀孙传芳的女侠施剑翘出狱的真相。自此之后，不但中华通讯社的日子好过，白羽本人也一跃而为津沽“名记”。以至在许多年后，他仍在自传中称施剑翘为自己的“恩公”。

然而，“名记”的花环仅戴了月余。1936年冬，白羽在累得“咯血一口”之后，便告别了新闻圈，应友人郭云岫（国民党天津地下抗日人员，后被日伪绑去日本做劳工，死于北海道）之邀，携带家眷到霸县，边养病边执教乡村师范去了。

从二贤里甩出《十二金钱镖》

乡村的生活是宁静的。

在霸县，白羽边教书，边调养病体。渐渐地，随着身体的康复，白羽也适应了这世外桃园般的生活，并由此产生了留恋，有了在此置房安家的念头。

然而，卢沟桥的炮声打碎了白羽的田园梦。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30日，天津沦陷。随后，战火燃遍了华北。

是年底，白羽携家眷仓皇返津。望着满目疮痍的街巷，困顿无助的白羽一家只有挤住在离津前已为其弟宫维城安顿好的河北区昆纬路两间平房内。“人总得吃饭，就得找事做做。但是劫后归来，举目则人物皆非。做什么是好？想来想去，只好卖文教学了。”（详见《话柄》）于是他先借友人徐某在中山路南段开设的“东方补习学校”牌子，自己充当国文、英文及数学补习教员；

随后便开始酝酿卖文为生。

因津城沦陷之初学校大都停办，白羽的补习学校一开课便学生众多，白羽见此遂有了开办学校的想法。在经过慎重选择和多方比较后，他最终租下了中山路以西二马路与黄纬路相交处的二贤里8号院为校址，在友人郭云岫的帮助下，开办了正华学校，内设补习班与小学。虽然与马路对过高大气派的扶轮小学相比，正华学校既矮小又简陋，但由于开设在贫民区内，还是吸引了大批穷苦孩子来此上学。为了维持生活和补贴建校费用，在学校稍一安顿后，白羽便将卖文的想法付诸实施。于是，一部日后为其带来不菲收益，并使之誉满全国且改变了其人生走向的长篇小说，在二贤里开始了构思与创作。

1938年初，沦陷的津沽，报业萧索，文坛凋零。随着赵焕亭、还珠楼主等名家的出走，战前曾红火一时的通俗小说创作此时亦渐趋底谷。是年二月，《庸报》上一部武侠小说的横空出世，为沉闷的华北文坛带来些许生气，这便是白羽在二贤里甩出的《十二金钱镖》。

关于《十二金钱镖》的写作，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曾作过如下描述：“当时正值抗战军兴，华北沦陷区人心苦闷，渴望天降侠客予以‘神奇之救济’……其中有一介书生，困顿风尘，百无聊赖，乃以‘倒洒金钱’手法，胡乱打出《十二金钱镖》，发表于天津《庸报》，孰料歪打正著，声誉鹊起，竟赢得各方一致叫好。”其实该书并非白羽“胡乱打出”，而是思考再三的结果。那是1938年的年初，随着正华学校渐入正轨，萦绕在白羽心头多时的“卖文”念头愈发强烈，但是文卖何处呢？恰在此时，已沦为日军“北支派遣军”机关报的《庸报》文艺部部长何海鸣找上门来，约白羽撰写小说于报上连载。不明底细而又为生活犯愁的白羽遂接受友人郭云岫的劝告，提出只写与现实无关的武侠小